

笑相逢

宋萧凌——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笑相逢

宋潇凌——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笑相逢 / 宋潇凌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5063-8421-6

I. ①笑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5477号

笑相逢

作 者: 宋潇凌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装帧设计: 设兴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 数: 418千

印 张: 29.25

版 次: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421-6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毒 疗 / 1

我又不是没爱过 / 19

非常接近爱情 / 28

笑相逢 / 70

中途下车 / 132

你是一个正经人 / 174

据说与水有关 / 187

先生看刀 / 219

羽毛凌乱 / 225

大风来兮 / 258

飞行调适期 / 299

碎时光 / 339

谁是鸡肋 / 382

新才子佳人传 / 417

毒 疗

一

吕小霜是典型的良家妇女，但这个良家妇女此刻却在做一件并不良善的事——寻找一场外遇。

知道的，没有别人。

事情是在一个下午凸显出来的，丈夫肖毅在被吕小霜像克格勃一样跟踪盯梢威逼利诱了无数次之后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他飞快将身上的衣服扒下来，劈头盖脸砸向吕小霜。

其时吕小霜正悄悄躲在洗衣间，像只参与侦破的警犬把肖毅刚换下的毛衣嗅来嗅去，纷纷飞来的衬衣、背心、臭袜子让她猝不及防，正愣怔着，肖毅裹着睡袍冲过来，把一只放大镜啪嗒按在洗衣机的盖子上，恼羞成怒地嚷着：“看啊，看啊，让你看个够！”

肖毅有恃无恐的态度立刻让吕小霜振奋起来，她等这一刻已等得好苦，终于又揪到理由可以好好地吵一架了，她几乎是快乐地把放大镜扫到地上，那哗啦一声碎响像夜空的信号弹让她从潜伏的战壕一跃而起，她尖叫起来：“怎么？搞外遇你还有理了？”

就像突然扔出一颗手雷，屡试不爽，每次都能将肖毅炸得血肉模糊，乖乖束手就擒。但凡吕小霜心情不畅，不管刚开始的话题是什么，台海局势石油涨价隔壁邻居生了小娃娃，或者新地铁线开通小煤窑塌陷毒牛奶事件等等，甭管肖毅怎样腾转挪移，吕小霜总有本事拐

到他外遇的主题上，只要一进入这个雷区，吕小霜就扛起正义的大旗开始狂轰滥炸，而肖毅这个背叛家庭背叛组织的狗特务只能被迫坦白交代。

首先进入第一个环节——敌我双方共同完成一份问答试卷：

问：你追她还是她追你？

答：她追我。

问：你爱她吗？

答：不爱。

问：不爱为什么和她上床？

答：没……上。

问：到底上没上？（严厉地）

答：上了。（小声地）

问：几次？（更加严厉地）

答：忘了。

问：忘了?! 你能忘了?!（严厉到咬牙切齿地）

答：那你说吧，你说几次就几次！（恼怒地）

……

非常明显，以上答案很不可靠，那个可耻的叛徒企图蒙混过关，但审判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她一举粉碎了叛徒的痴心妄想，厉声喝道：“不爱？不爱你们一晚来六次，据说你把膝盖都磨破了！”

这样的反击虽有些寡廉鲜耻，但强悍有力直击叛徒的罪恶内心，使他面如死灰，额发虚汗……于是问答仓促结束，进入第二个环节：叛徒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，任其宰割，审判者则趁机痛快淋漓地拔毛剥皮，并剖开猪的心肝让他目睹自己霉变发黑的那部分……当然，审判一定会在女儿慧心放学回家之前结束，审判者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，最后总是代表人民代表党对叛徒处以死刑，但暂缓执行，并补偿一顿丰盛的晚餐来压惊。当一家三口貌似和谐地围坐晚宴时，已进入第三个环节：各就各位，生活继续。

但是这一次，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当吕小霜再扔出一颗手雷时，叛徒突然不配合了，不只不配合，他还蔑视他的组织，他龇着牙

说：“你，变态！”

……什么？变态？！搞外遇的人是你，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，你可看清楚！

叛徒既已暴露了本质，就不吝啬更丑恶一些，他竟然煽动他的组织，嘲讽道：“吕小霜，实在不行，你也去搞一场外遇，咱俩就扯平了。”

什……么？吕小霜犹如五雷轰顶，她咯咯地咬着牙，恨不得咬碎牙齿和血……不！我不吞，我喷这厮一脸血水。她倒退数步：“好！你……你等着，不就搞外遇吗？以为我不会啊？！”

从那天开始，吕小霜就变成一颗愤怒的外遇种子，铆足了劲儿要给肖毅戴上一顶金光闪闪的绿帽子。

当然，“寻找”一顶合适的绿帽子并不那么容易，如同种子需要合适的温度、湿度和水分才能发芽。而发芽仅仅才是开始，对土壤酸碱度，对风力强弱，对雨水疏密，对环境噪音，对空气污染指数，甚至对穿衣指数等等，吕小霜这颗日益坏掉的种子都有诸多挑剔。

二

然而这一次真的不同！

她知道！

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被众人簇拥在中心，夹一支烟，浅笑、淡定，眼神低回时漫不经心地瞟她一眼。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不知道她是谁，但是，这都不重要，她知道自己将成为他的猎物，像《动物世界》里那些信步的豹子，它们若无其事、不动声色，却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猛烈的进攻。

吕小霜兀自倒一杯酒，眼神咬住他的眼神，热辣、直接，坦荡生辉，却暗藏凛然的风情。她将酒一饮而尽，男人的眼皮跳了一下。她知道她有些坏，有些野，但不过分，不安分时想掌控局面，就像此刻。

她倒了两杯酒端在手里，目光投向男人，他正与众人交杯换盏，谈笑风生，偶尔歪着头，蜻蜓点水般瞟她一眼，自以为已将她洞穿。

豹子将自己隐藏得很好，置身丛生的华草间，风声飒飒，偶尔它将尖尖的耳朵竖起来，捕捉着卷过草叶的风声，分辨藏匿其中有关花开的消息。

她是美丽的羚羊，无比机敏，总能逃避各种各样的追捕，可是这一次，她决定主动出击，因为这只豹子与众不同，使她滋生走近他的冲动——人类最本真的优美品质等等，在丈夫肖毅与那个姑娘之间，是否也是由于被人类本真的优美品质所吸引？不！他们？哼！那两个肉欲盛宴的狂欢者，人类本真的优美品质？他们不配！

内心忽然滋生的仇恨使她充满勇气，快步上前直奔男人而来，她把手中的两杯酒碰了一下，一杯给男人，一杯给自己，依然不说话，她平静地再一次喝掉了杯中的酒。

她拨开杂草，使豹子暴露了出来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男人有一刻的愣怔，他眯了眯眼睛，似乎被阳光刺了一下，他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，接过酒，干掉了。

她说：“林森，我能拥抱你一下吗？”神态从容，声音响亮。

不止是叫林森的男人，周围所有的人都愣住了，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柔弱，优雅，混合着莫名的野性，纪伯伦说：除了诱惑，我什么都不怕！她在诱惑他，而且明目张胆。

林森笑了，他微微张开双臂，一种开放式的姿态，她镇静地走上去，用力地拥抱了他一下，然后迅速掉头，向门口走去。

林森在身后说：“告诉我，你是谁？”

她没有回头，衣裾翻飞的身影在大门口惊鸿一瞥即消失不见。像一只潜伏静卧的猫，想出现，就旁若无人地出现，想不见，就若无其事地不见。

好了，她的不安分到此为止，就这样开始，就这样结束，没有危险，接近于完美。

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第二天，当吕小霜坐在报社新闻部整理一篇新闻稿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她拿起话筒搭在耳朵上，眼睛并没有离开电脑屏幕。

一个陌生的男人。

声音轻轻的，他说：“吕——小——霜！”很温柔，很深情，也很遥远。

典型的情场高手，善于把声音伪装成隐形的气枪，对着你心上最柔软的那部分，扣动扳机。不至于送命，但会全身酥软。可是……等等老兄，她在心里笑一声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我会被击中？

男人再扣一次扳机，仍然温柔并执着，“吕——小——霜”，声音散发出蒙蒙的水汽，对清醒视听极具干扰。

吕小霜的嘴角掠过一丝嘲讽，她向来无意与不相干的男人纠缠，下意识地挺直后背，冷冷地：“是我，你哪位？”

对方加重语气：“这位，不记得了？”

吕小霜皱一下眉头，脑海再次展开强大的搜索引擎，捕捉有关这个男人蛛丝马迹，然而大脑屏幕最终呈现给她的是：本次搜索无结果！

她把话筒拿得离耳朵远一点儿，一个准备挂线的预备姿态：“没事我挂了。”

吕小霜的淡漠并没有令对方退缩，他语气郑重：“有事，很重要！十万火急！”

“请简而言之！”她保持着必要的礼节。

“很冷，但香味馥郁，像加拿大安大略的冰酒！你，怎么可以这样？”他在挑逗，语气温柔，绝非指责。

吕小霜微微阖一下眼皮，已厌倦这种轻薄的冒犯，又不是十八岁的豆蔻少女，但凡有个异性假以辞色，便当前世的情人穿越时空回来认领了，她还没有白痴到如此程度。也许，肖毅——自己的丈夫开始也是这样觑着脸和那个女孩勾勾搭搭，然后慢火轻煨，然后咕嘟咕嘟冒起水花，然后两人齐心协力终于扑腾成一锅香喷喷热辣辣的爱情麻辣烫……爱情？他们也配叫爱情？！哼！真该报复他们！

她冷起脸：“非礼勿扰！我挂了！”

男人更迅速，在她之前挂线，似乎以此决定胜负，并扔下一句话：“昨晚，我欠你一个拥抱！”

是……林森?!

吕小霜愣住了!

三

林森，生于六十年代，学者型作家，出书，写电视剧，有过一次婚姻；善于在媒体抛头露面，也常游学四方，像一块积雨的云彩，不定期地飘到某座城市上空，淅淅沥沥播洒一阵知识的雨露，滋养他的拥趸，然后满载赞誉与爱慕飞抵他的老巢——北京。

吕小霜，省城报社小有名气的才女记者，为人清醒冷静，常年在报纸开专栏针砭时弊，探讨人生百态。世俗中人的贪嗔痴慢、爱恨情仇，于她信手拈来，都摇曳出芳华无限，又因文风泼辣有趣，行文清爽洒脱，拥有大批读者。

当林森这块积雨的云彩飘到吕小霜所在的城市上空时，她奉命前去采写一篇新闻稿，虽然此前喜欢他的作品，也熟知他作品中的众多人物，那又怎样呢？就像她喜欢喝牛奶，却没有养一头奶牛的冲动。

但是因为那天晚上的那个拥抱，林森欠她的了。

林森没有再打电话，但是他的短信追踪而至，他说：“平生不喜欢欠债，尤其是欠一个女人的。”

吕小霜回复他：“我不介意做一个债主。”

林森：“我介意，一世英名被你所毁！”

吕小霜：“毁灭而后重生。”

林森：“毁灭我吧！就在今晚。”

吕小霜飞快打出一句：“名字中有五个木的人，燃烧时会否将我化成灰烬？”她按住发送键，肖毅的脸恍惚一闪，喜怒难辨。她心里涌起报复的快意，却在最后的时刻，忍而不发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和肖毅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明明就是一对狗男女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嘛。

吕小霜将这一句话删掉了，一个字，一个字，就像一棵一棵拔掉她心中疯长的野草。

林森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不敢！”貌似蔑视，实则挑战。

不敢吗？真的不敢？抑或是对所有的结局已了如指掌，而完全丧失了尝试的热情？曾经是有过一些男人的，大庭广众下看着尚且顺眼，于是单独坐下来一起聊聊，可是但凡两个人单独在一起，三言两语便直奔主题，让人坏了兴致。吕小霜并非禁欲主义者，恰恰相反，如同很多知识女性她要先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稳妥之处存放，然后肉体才会开出一片锦绣繁华。可是哪个男人有闲心陪着一个已婚妇女说天说地说人生？这样的要求，简直荒唐。

丈夫不可以！情人不可以！大家讲究的是速度与效率。

她执拗地与速度和效率做斗争，即使是一场报复性的外遇，也不肯将就。

真的是为了报复肖毅的背叛？或者是为了体味偷欢的快乐？！可是……那真的快乐吗？这快乐纯粹吗？难道肖毅在偷欢时就没有同时背负良知的折磨？或者这种痛苦的快乐才令人沉醉而无法自拔？她审判自己，既对肖毅的背叛充满仇恨，又满怀跃跃欲试的好奇，甚至滋生以身试之的冲动。但这越来越像一个挑战自身极限的游戏，如同杂技演员的耍碗把戏，不断地加碗，一个又一个，战战兢兢，摇摇晃晃，似乎随时都能稀里哗啦砸出一片残局，可是每次的最后关头，她都能沉着冷静，全身而退，安全收场。

也许，在她心里还存着小小的私心，只要不背叛，她就有资格继续折磨肖毅，继续在道义上凌驾于他之上；在她不高兴的时候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耍横撒泼的时候，扮演威严的监狱长，把那个已经捉拿归案的犯人反复重审。

这是她的快乐呀，她怎么舍得放弃！

寻找一场外遇，吕小霜自己并不急，急的是她的丈夫——那个可怜的被人赃俱获的犯人，吕小霜间歇性发作的疯狂审问已经快把他逼疯了，他太渴望回到原来的生活，原来的平静，原来有秩序有规矩的一切，可是……他还回得去吗？

他欺骗了吕小霜那么久，背叛了她那么久，还不允许她撒几次泼，发几次疯？她又不是古代的小脚妇女，手心向上需要丈夫养着，

男人三妻四妾都不敢闹个脸色，她是独立的社会新女性，她和她的男人拥有同样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，是肖毅自取其辱，自降身价。

在那个黑洞未显现之前，她是多么尊重她的丈夫肖毅——省城医院这位英俊潇洒的外科医生，医术高明，技艺精湛；他是病人心中的救命菩萨，他是医院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，他是吕小霜的体面丈夫，他是女儿慧心值得骄傲的好爸爸——当然，他还忙里偷闲兼任艺术学校那个大二女生燕子的亲密老公。

起先没有任何痕迹，他的兼职工作做得相当出色，低调、克制，细水长流，正常上班，正常下班，正常回家与老婆女儿享受天伦之乐，然后抽空和他的小燕子忙着做窝而四处衔春泥。

是一天中午，吕小霜在超市买东西，突然看见她的体面丈夫肖毅，不只他一个人，还有一个漂亮的白裙子姑娘：她有粉色的脸庞，以及红萝卜的胳膊，白萝卜的腿。他们一起推着购物车走走停停，车上装着一应生活用品，拖鞋浴巾拖把小块地垫；姑娘流连在瓷器专柜前，对着一套上等细瓷的咖啡杯欣赏把玩。

姑娘喜笑颜开，眉眼间洋溢着置身爱情的人特有的妙曼动人，肖毅则闪闪躲躲，不时四处张望，如同负案在逃的小偷，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。那姑娘显然是调皮且张扬的，她故意亲热地挽着肖毅的胳膊，或者搂着他的腰，看他浑身不自在，笑得花枝乱颤。

如果那天不是蓬头垢面，如果那天不是光脚套着凉鞋，如果那天不是衣着过时且陈旧，吕小霜一定会冲过去，冲到他们面前，以妻子的身份假装平静地要求丈夫介绍另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她似乎看见肖毅惊愕地睁圆眼睛，微微张着嘴巴，手里的上等细瓷咖啡杯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在地上溅出一片耀眼的雪白碎片，他会说什么？在那一瞬间，会不会因为事发突然而张皇失措？会不会因为心虚理亏而无言以对？或者充分发挥他外科医生临危不乱的优良品质，面不改色心照跳地挥洒自如……可是很不幸，那天她形容庸常神情琐碎，面对那张年轻无敌的粉脸，自卑战胜了愤怒。

吕小霜躲在货架一侧，浑身瑟瑟发抖，把架子上的膨化薯条都扑簌簌碰到了地上，也浑然不觉。

那天晚上，肖毅还是照常回家，照常和女儿说说笑笑，照常和吕小霜睡到一张大床上。她面对背叛的丈夫，千言万语，竟然无从开口。肖毅似乎很疲惫，头一挨枕头，立刻沉沉睡去。吕小霜彻夜难眠，不可抑制地抖个不停，后来，她不得不爬起来蹑手蹑脚躲进洗手间，对着镜子咬紧牙关默默地流眼泪。

关于婚外恋，看得太多，听得太多，也想得太多了。身边的朋友、自己的姐妹，甚至是而今已白发苍苍的耄耋父母，这两个世界上她最爱也最爱她的人，彼此仇视了一辈子。因为父亲的背叛，因为母亲的不肯原谅，直到如今两人都已半身不遂，依然无法宽恕。他们躺在一个房间的两张单人床上，贴着东墙边躺一个，贴着西墙边躺一个，无法施以拳脚，则互相用拐棍攻击对方。

败的是身体，不败的是仇恨。

吕小霜和姐姐就这样在父母的争吵与攻击中长大。姐姐发誓终身不婚，至今仍孑然一身，并很早便皈依佛教，每晚每晚挺直后背，盘腿打坐到午夜，以放弃世界上的一切来拒绝世界对她的伤害。而她自己虽然嫁了人人羡慕的肖毅，却永远悬着一颗心，似乎随时在等待背叛的到来。

来了，到底还是来了！

她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间谍，沉着冷静，胆大心细。她打印出了肖毅的通话清单，掌握了他们的活动动向，摸清了那姑娘姓甚名谁芳龄几何，也查获了他们租住的小屋；她精心打扮，涂脂抹粉，演练多次，适时出动，肖毅连抵赖都来不及，就在作案地点被老婆人赃俱获了。

其时，肖毅正扎着围裙在厨房给他心爱的姑娘做一道辣子鸡丁。当门铃响起时，那姑娘哼着歌儿，蹦蹦跳跳地去打开了门，吊儿郎当地就将肖毅的洪水猛兽放了进来。

吕小霜保持了必要的冷静以及风度，甚至假模假式地说：“对不起！我为打扰了你们的晚宴表示抱歉，但对于这场感情戏来说，我不是旁观者，是当事人之一，所以，我有资格了解事情真相。”

肖毅肯定是受了不小的惊吓，他握着锅铲，系着围裙，张着嘴

巴，迷茫地看看老婆，又看看情人，眼睛频繁地眨呀眨的，好像邪灵附体，必须使劲睁开眼晴，才能赶走可怕的梦魇。吕小霜稍感安慰，哼，知道惊慌，他到底还是有一点儿良知。

吕小霜倚在厨房的门口，她看着自己的男人，始终不看那个姑娘，她平静地说：“你是回家，还是继续留在这里？”

肖毅愣了愣，他扔下锅铲，扒了围裙，闷头向门口走，谁也不看，像一个贪玩至天黑的孩子，被母亲揪着回家，赌着气，怀着恨。

吕小霜在后面拎着他的皮包，亦步亦趋。

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，回归家庭。但就像一个孩子被迫在玩耍和写作业之间做出选择，总忍不住要背着大人搞些小动作，把玩具藏在桌洞里，偷偷往嘴巴里塞一粒糖等等；他也会悄悄给那姑娘打打电话，发发短信，然后自作聪明地把种种痕迹清除得干干净净，以为大人不知道，以为大人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于是胆子慢慢又大了起来……
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！

吕小霜累了，烦了，心一横，索性随他们去吧。她甚至很认真地跟肖毅探讨离婚的有关事宜，肖毅本人也很苦恼，他总是诚恳地说：“我会断的，给我点儿时间。”

后来，他也真的努力过，尽量不打电话，不发短信，更不见面，以为拖一拖，冷一冷，也就过去了。可那燕子姑娘却突然间歇性地就发了疯，经常不管不顾地跑到医院来，也不管肖毅在干什么，她就那么一言不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，没事儿，只为了看心爱的人一眼。

同事们陆续地知道了，领导也就陆续知道了。肖毅怕了，累了，也烦了。可姑娘的火是他点起来的，她一定要抱紧心爱的人同赴火海。肖毅这才知道搞艺术的姑娘不能轻易招惹。

吕小霜有些幸灾乐祸。你想，当一个玩具让孩子费心劳神时，他还会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在怀里吗？他多想一脚踹烂它！

可吕小霜并没有高兴多久。有一个周末，当他们一家三口正貌似祥和地共享天伦之乐时，那燕子姑娘飞到她家屋檐下了，自称是搞社会调查的在校大学生。

面对女儿疑惑的脸，吕小霜和肖毅脸色苍白。吕小霜拉着姑娘迅

速离开了，在楼下茶馆，姑娘淡淡地开口：“我怀孕了，我想，这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

吕小霜舔舔干裂的嘴唇，伸手去拿桌上的茶杯，那手却抖着，把杯里的茶洒到了桌上。

后来，吕小霜带着姑娘去了医院，当那姑娘从手术台下来，纸片一样倚在她肩膀上，啞啞咬着牙说“姐姐，我疼……”时，吕小霜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，到底又生生憋回去了。

肖毅是个好人，他的燕子姑娘也是个好人，但吕小霜却无法原谅这两个好人。

后来，他们悄悄搬了家，没有告诉任何人新家的地址。他们决定忘掉过去，重新再来。

四

可是！过去真的那么容易就能忘掉吗？

当外患平定，内乱开始。吕小霜开始怀疑一切，对肖毅完全失去信任：她偷看他的手机，查询来电和短信；对他的衣服望闻问切、查貌鉴色，对他皮包里的每一张发票追根究底；她整夜不眠企图破译他梦话里可能潜藏的秘密，她跟踪，她盯梢，她寝食俱废，她做所有令自己不齿的事情。她愁得要命，拼命揪自己的头发，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吕小霜知道，她是病了，她的灵魂正从头顶冒出来，啞啞地渗着寒气，她就要变成一个空壳了。她去看中医，大碗大碗地喝那黑乎乎的草药汤，却依然睡不着觉，依然无法安妥她的灵魂。

灵魂出窍的人为难着自己，也为难着别人。吕小霜整天和肖毅吵架，女儿不在家时，大声吵，女儿回家时，就关起门小声吵。

到后来，两个人真的都累了，就想离婚算了，一了百了。

那一天吃完晚饭的时候，女儿推开椅子要回房间，吕小霜终于鼓足勇气对女儿说：“慧心，你先坐下，有一件事，我们……要和你商量一下。”

那个十三岁的少女并没有坐下，她冷冷地看着自己的父母，居高

临下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们要离婚，随便。但是，你们记住，如果你们离婚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！”

吕小霜和丈夫当时都被骇住了，手脚软到不能动弹，他们目瞪口呆地被钉在原地。

女儿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是认真的。”她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摔上了门。

吕小霜和肖毅脸色苍白地互相对望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才想起来女儿慧心已经沉默许久了，她总是把自己关进房间，也不知道在里边干什么。而且他们很清楚，这个敏感、脆弱的十三岁少女不是开玩笑，她但凡不出事，出事必定是大事。

慧心曾经有个要好的女同学，那个少女的父亲有外遇，夫妻两人经常吵架。有次父亲把那女人带回家，带进少女的房间，被提前放学回家的少女当场看见。她愤怒地告诉了母亲，一直委曲求全的母亲在盛怒之下打了她一耳光，那少女就绝望地从十七层楼跳了下去。临死前她在博客上留下一段话，她说：“我很热爱生命，但我真的不想活，这个世界太脏了。”

.....

当那少女跳楼自杀以后，女儿慧心有许多改变。吕小霜明白，每一个女人，都曾经是柔软的、脆弱的、做着白日梦的纯洁少女，而每个纯洁的少女都要经历从少女到女人的修剪，都要经历从娇弱到坚硬的社会化的修剪，这是惊惧不安、无法言说的惨痛，慧心的那位女同学经不起这种残暴的修剪，就败下阵来，放弃了，灰飞烟灭。

每个少女成长的过程都极其危险！

每个少女成长的过程都极其艰难！

吕小霜的母亲、姐姐，她自己，她的女儿，女儿的同学，艺术学院那只小燕子，以至更多更多的女人，都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、磕磕绊绊地走过来，不管时代怎样改变，她们都有着共同的惨痛、共同的命运，像娇嫩的花朵在风雨中被撕碎，零落，辗转成泥。她心痛，她不忍，她以自己三十八岁的女人之肉身投之沙石般的现实得出的经验，早已明白生命是不断受伤不断愈合的过程，是不断努力清洗却不

断弄脏的过程，不再做梦，不再奢望，所有的变数，扛一扛都能撑过去。可是她的女儿慧心怎么办？这个正在成长的脆弱地做着青春白日梦的十三岁少女怎么办？

不！吕小霜要保护自己的女儿，要挡在她的面前，替她遮挡一切的阴霾，直到女儿自己有能力去面对所有的这一切。

于是，保护心爱的女儿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，他们决定前嫌尽释，保护家庭，更要保护女儿。

但是尽管吕小霜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她依然像一个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对肖毅实施着折磨，直到肖毅忍无可忍终于脱口而出让她也去搞一次外遇。他是认真的，在当时。

对病入膏肓的人采用以毒攻毒的疗法，也许能起死回生。

五

好吧，好吧，就搞一次外遇吧，权当治病救人。吕小霜却挑挑拣拣找不到合适的人配得上她以毒攻毒的外遇疗法，直到林森的出现，直到他强大的短信攻势让她乱了分寸。

她决定去见他，有些兴奋，有些抵触，又有些期待……她去商场挑选了白色的羊毛外套（林森所有可爱的女主角都穿白色衣服，必然是因为他本人喜欢），还买下一套昂贵的白色蕾丝文胸，她恍惚想象到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将它抚摸……这让她脸红，也让她看到自己骨子里的不安分，看到潜藏的蠢蠢欲动和卑贱……不！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会面而已，很简单嘛，一个资深读者，一个博学作家，大家一起坐一坐，谈谈文学，对，谈谈文学而已。吕小霜心里迅速界定了这次会晤的性质，由此她感觉好受多了。

当天傍晚，她愉快地香芬沐浴，对镜贴花黄，喷了娇兰的“午夜飞行”，穿上崭新的白色蕾丝文胸。她看着自己的身体，依然窈窕，曲线跌宕起伏，皮肤光滑细腻，一切尚好，值得珍惜。

她在镜前留恋，一笔一画，描绘大好河山，一个狐媚女子剥掉世俗生活的外壳，活色生香地浮现……如果不是客厅的沙发上盘踞着她